

杜甫

诗话六种校注



● 张忠纲 编注

齐鲁书社



杜甫

诗话六种校注

● 张忠纲 编注

齊魯書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杜甫诗话六种校注/张忠纲编注.—济南:齐鲁书社,
2002.9

ISBN 7-5333-1083-7

I.杜... II.张... III.杜诗—文学研究
IV.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2)第057639号

杜甫诗话六种校注

张忠纲 编注

齐鲁书社出版发行

(地址: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:250001)

日照日报社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18.5印张 2插页 474千字

2002年9月第1版 2002年9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33-1083-7
I·268 定价:40.00元

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资助出版

前 言

在中国这个诗的国度里，诗人杜甫享有特殊的地位。他，人被尊为“诗圣”，诗被誉为“诗史”。杜甫为中国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，早已成为定论。宋代秦观在《韩愈论》中说：“杜子美之于诗，实积众家之长，适当其时而已。昔苏武、李陵之诗，长于高妙；曹植、刘公干之诗，长于豪逸；陶潜、阮籍之诗，长于冲澹；谢灵运、鲍照之诗，长于峻洁；徐陵、庾信之诗，长于藻丽。于是杜子美者，穷高妙之格，极豪逸之气，包冲澹之趣，兼峻洁之姿，备藻丽之态，而诸家之作所不及焉。然不集诸家之长，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，岂非适当其时故耶？孟子曰：‘伯夷，圣之清者也；伊尹，圣之任者也；柳下惠，圣之和者也；孔子，圣之时者也。孔子之谓集大成。’呜呼！杜氏亦集诗之大成者欤！”（《淮海集》卷二十二）“不薄今人爱古人”，“转益多师是汝师”，杜甫上继两千多年中国诗歌的《风》、《骚》传统；“吟咏流千古，声名动四夷”，杜甫之后的一千多年，中国诗坛上的杰出诗人，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受他影响的。所以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一部杜诗研究史，也就是一部中国古典诗歌研究史。“杜诗学”也像“红学”、“龙学”一样，实际上已成为一种专门学问。

古今诗人难以数计，而惟杜诗注本最多。早在宋代，已号称“千家注杜”，虽是夸大之词，但亦足见注杜之盛况。据不完全统计，自唐迄于清末，见于著录的杜诗评注本，就有四百余种，流传至今的也有二百余种。唐以后浩如烟海的诸家诗话，几乎没有不论及杜甫的。如宋代胡仔的《苕溪渔隐丛话》前、后集一百卷，

论杜的有十三卷；清代吴景旭的《历代诗话》八十卷，论杜的也有十三卷。但专论杜甫的诗话，却不多见。流传至今的，有宋方深道辑《诸家老杜诗评》五卷，蔡梦弼集录《杜工部草堂诗话》二卷，清翁方纲辑《渔洋杜诗话》一卷、刘凤诰撰《杜工部诗话》五卷，潘德舆撰《养一斋李杜诗话》三卷，近人蒋瑞藻辑《续杜工部诗话》二卷。为了给杜诗爱好者与研究者提供方便，我在随萧涤非先生校注《杜甫全集》过程中，浏览所及，汇集六种诗话为一编，略加标点、校勘、注释，遂名之曰《杜甫诗话六种》。其中《诸家老杜诗评》成书最早，且流传极罕，一般杜诗研究者所见，多为国家图书馆所藏残三卷明抄本，而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全五卷清初抄本，鲜为人知。全书共辑录诸家诗话二百余条，其中六十余条不见于今存宋人著作，或与他书引文有较大出入，这部分资料，弥足珍贵。《杜工部草堂诗话》，传世版本较多，但多系残本，《四库全书》所收《草堂诗话》，较通行各本多出三十余条，很少为人注意，一些研究杜诗的论著和文章，亦未提及，而其中有为他书所未载者。《杜工部诗话》和《养一斋李杜诗话》，与前二种不同，二书不专辑前人评论，发表个人看法，时有精辟之见，可谓专论杜甫诗话之佼佼者。《续杜工部诗话》搜罗颇富，且只见于《古今文艺丛书》第四集，不见别本印行。翁方纲辑《渔洋杜诗话》一种，辑录王渔洋（士禛）论杜之语凡一百四十七条，搜集颇不完备。我在遍检渔洋论著和他人所引渔洋有关言论之后，去其重复，共辑得二百三十余条，重加整理，名之曰《新编渔洋杜诗话》，以代替翁氏所辑本。清陈廷敬《杜律诗话》二卷，名为“诗话”，实为注本，且只收七律，与上述诗话不同，故不收录。六种诗话共收录诸家评论杜诗之语近九百条，内容相当广泛，涉及杜甫其人、其诗的各个方面，对研究杜诗颇有参考价值。

所收六种诗话,各本之前均附有简要说明,介绍作者生平,概述版本源流,纠谬辨误,评论得失,兹不赘述。关于校注,附带说明几点:

一、校勘只就参校各本互校,凡有异同,均一一出校。

二、正文讹误而据参校各本不能确定者,则据所引诸书校改。因引书繁多,版本各异,且多非全文,一般不碍文义者,概不出校。

三、所引杜诗正文,凡与今传宋刻诸本相同者,皆不改;否则据杜诗校改。

四、异体字、古今字、繁简字、通假字、避讳字,均径改为现行规范汉字,一般不出校。

五、注释重在注明出处,纠谬辨误,文字力求简明。

六、为便利读者阅读研究,每种诗话所录各条均分别按次序编号。

本书校注稿,曾蒙已故著名杜甫研究专家陈贻焮先生生前审阅;在校注过程中,又得到国家图书馆、北京大学图书馆、山东省图书馆、山东大学图书馆等单位有关同志的热情帮助;本书为山东省古籍整理规划项目,得到山东省古籍整理规划小组和齐鲁书社的大力支持与资助;綦维、孙微同志参加了《新编渔洋杜诗话》的部分校注工作,并为全书打印、校对,付出很多辛劳。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。该书从编注到出版历经二十个年头,又因所涉典籍浩繁,不易尽得,加之本人学养不深,见闻有限,错漏不妥之处在所难免,敬祈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。

张忠纲

1987年3月初稿

1993年9月修改

2001年9月定稿

目 录

前言	张忠纲(1)
诸家老杜诗评	[宋]方深道 辑(1)
杜工部草堂诗话	[宋]蔡梦弼 集录(97)
杜工部诗话	[清]刘凤诰 撰(175)
养一斋李杜诗话	[清]潘德舆 撰(267)
续杜工部诗话	蒋瑞藻 辑(343)
新编渔洋杜诗话	张忠纲 编注(423)
附录	
王文简古诗平仄论	[清]翁方纲(549)
渔洋论杜	张忠纲(554)
主要引用书目	(566)

诸家老杜诗评

[宋] 方深道 辑

说 明

在专论杜甫的诗话中,流传至今的,当以方深道辑《诸家老杜诗评》为早,它比蔡梦弼《杜工部草堂诗话》还要早六七十年。

方深道,宋兴化(今福建莆田)人。徽宗宣和六年(1124)进士,官奉议郎,曾知政和、晋江县事。或作“方道深”,误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谓深道“晋江人,……知泉州”云云,亦误。据《道光福建通志》载,方次彭有六子:晞道、原道、安道、辨道、醇道、深道。晞道为英宗治平四年(1067)进士,神宗熙宁间(1068—1077)曾知晋江县事。深道为次彭季子,高宗绍兴间(1131—1162)知泉州晋江县事,似未知泉州。其家曾知泉州者,据考只有次彭曾孙方铨。铨,孝宗淳熙二年(1175)进士,宁宗开禧间(1205—1207)曾知泉州军州事。

《诸家老杜诗评》,稍后于方深道而曾官莆田的陈振孙,在其《直斋书录解题》中著录:“《诸家老杜诗评》五卷,续一卷,莆田方深道集。”而《宋史·艺文志》则作“方道醇(按:应为方醇道)《集诸家老杜诗评》五卷,方铨(按:应为铨)《续老杜诗评》五卷”。《四

库全书总目》集部诗文评类存目则作“《老杜诗评》五卷”，无“集诸家”三字，为“两淮马裕家藏书”，并谓：“旧本题曰元人。案是编见陈振孙《书录解题》，确为宋人，题元人者误也。其书皆汇编诸家评论杜诗之语，别无新义。”又《四库全书总目》集部诗文评类于《草堂诗话》条，亦论及“方道醇”、“方道深”及方铨之书，谓“今惟方道深书见于《永乐大典》中，余皆不传。然道深书琐碎冗杂，无可采录”云云，则今所见抄本，当系从《永乐大典》中录出者。何以有此矛盾？郭绍虞先生考证云：“窃意撰《总目提要》者，仅据《宋史·艺文志》，而于《永乐大典》之本则不遑细考，故沿《宋史》之误而未及改正；其撰《存目提要》者，又只能以《永乐大典》为依据，故作‘深道’而不作‘道深’。二目提要歧异之故，盖以此矣。今据《永乐大典》及《福建通志》诸书所载，当以作‘深道’‘醇道’者为正。”（见《宋诗话考》上卷《集诸家老杜诗评》条）检《道光福建通志·经籍志》，谓“醇道，字温叟”，著有“《笔峰集》五卷，《类集杜甫诗史》三十卷，《集诸家老杜诗评》一卷”。而据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云：“《类集诗史》三十卷，莆阳方醇道温叟编。”《类集诗史》，即《类集杜甫诗史》。但振孙未言方醇道曾为《集诸家老杜诗评》一卷。以上诸家，对于《诸家老杜诗评》的编辑过程，都语焉不详。其实，方深道在该书序中说得很清楚：“先兄史君尝类集《老杜诗史》，仍取唐宋以来名士评公诗者，悉摭其语，另为卷帙，号曰《老杜诗评》，以附《诗史》之后，俾览者有所考证。深道须次之暇，又于后来诸小说中，择其未经纂录者，自《洪驹父诗话》以下，凡八家，从而益之，因集成五卷。书之卷首，镂版以传于世云。”序中所谓“先兄史君”，当即指方醇道。据此可知，该书乃醇道、深道兄弟二人所辑。据方深道署衔“知泉州晋江县事”，可知该书初刻于绍兴年间。观书中只字未提阮阅

《诗话总龟》和胡仔《苕溪渔隐丛话》，则很可能刻印于绍兴初年。

该书刻本不传，只有抄本行世。今存抄本有两种：

一为国家图书馆藏明抄本，一册，只存前三卷。首为方深道序，分卷列目录。卷一为唐《本事诗》、郑处诲《明皇杂录》、郑棨《传信记》、刘禹锡《嘉话》、康骞《剧谈录》、梅圣俞《诗格》、欧阳文忠公《诗话》、范蜀公《东斋记事》、王荆公《钟山语录》、《王深父集》、宋敏求《春明退朝录》、沈存中《笔谈》、吕丞相《诗年谱》；卷二为东坡、山谷、僧文莹《湘山野录》、《唐宋诗话》、《洪驹父诗话》；卷三为《归叟诗文发源》、蔡约之《西清诗话》、《樗叟诗杜拾遗》。卷三颇多缺文。半页九行，行十六字。文字讹误甚多，至有颠倒错乱者。

一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初抄本，二册，封面题：“诸家老杜诗评，宋方深道辑，五卷，钞本，苕微藏。”此本为近代著名藏书家李盛铎木犀轩藏书。“苕(椒)微”为李盛铎字。该抄本首为方深道序，文字与国家图书馆藏本稍异。卷一下有“木犀轩藏书”、“李盛铎印”两方钤记。前三卷目录，与国图藏本同；卷四为潘淳《诗话补遗》；卷五为僧惠洪《冷斋诗话》、《遯斋闲览》、黄朝英《缃素杂记》。

据方深道序，可知该书前二卷基本上乃方醇道所辑，而后三卷多，即《洪驹父诗话》以下八家，乃为方深道增辑。方醇道所辑在其弟深道之前，故“续一卷”为“方醇道辑”之说，当为可疑；而《宋史·艺文志》所载“方道醇《集诸家老杜诗评》五卷”云云，更是不确；至于《宋史·艺文志》所云“方经《续老杜诗评》五卷”，则未见后世流传。

北京大学藏本，虽于1956年已经《北京大学馆藏李氏书目》著录，但鲜为人知，华文轩编《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·杜甫卷》

上编《唐宋之部》亦未收录。该书虽被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讥为“皆汇集诸家评论杜诗之语，别无新义”，且引文偶有重复，但因其成书较早，保留了许多重要资料。全书辑录诸家评杜诗话二百余条，其中六十余条，不见于今存宋人著作，或与他书引文有较大出入。这部分资料，弥足珍贵。

校注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(简称“北大本”)为底本，参校国家图书馆藏本(简称“国图本”)，书中所辑诸家诗话，不一一与原书参校，只在必要时出校。

诸家老杜诗评序

先兄史君尝类集《老杜诗史》，仍取唐宋以来名士评公诗者，悉摭其语，别为卷帙，号曰《老杜诗评》，以附《诗史》之后，俾览者有所考证。深道须次之暇，又于后来诸小说中，择其未经纂录者，自《洪驹父诗话》以下，凡八家，从而益之，因集成五卷，书之卷首⁽¹⁾，镂版以传于世云。奉议郎知泉州晋江县事方深道序。

校注

(1)“因集”二句，国图本作“因书卷首”。

诸家老杜诗评卷之一

唐《本事诗》三事⁽¹⁾

1. 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⁽²⁾，舍于逆旅。贺监知章闻

其名⁽³⁾，首访之。既奇其姿，又请所为文。出《蜀道难》以示之。读未竟，称叹者数四，号为“谪仙”，解金龟换酒，与倾尽醉。期不间日，由是称誉光赫。贺又见其《乌栖曲》，叹赏苦吟，曰：“此诗可以泣鬼神矣！”故杜子美赠诗及焉⁽⁴⁾。

校注

(1)《本事诗》，一卷，孟棻撰。棻字初中，唐僖宗时人。以下三条，并见《本事诗·高逸第三》。

(2)李白，字太白。

(3)贺知章，字季真，自号四明狂客。官终秘书监，世称“贺监”。

(4)杜甫《寄李十二白二十韵》曰：“昔年有狂客，号尔谪仙人。笔落惊风雨，诗成泣鬼神。声名从此大，汨没一朝伸。”

2.白才逸气高，与陈拾遗齐名⁽¹⁾，先后合德。其论诗云：“梁、陈以来，艳薄斯极。沈休文又尚以音律⁽²⁾，将复古道，非我而谁欤！”故陈、李二集，律诗殊少。尝言⁽³⁾：“兴寄深微，五言不如四言，七言又其靡也，况使束于声调俳优哉！”故戏杜曰：“饭颗山头逢杜甫，头戴笠子日卓午。借问别来太瘦生，总为从前作诗苦。”盖讥其拘束也⁽⁴⁾。

校注

(1)陈子昂，字伯玉，曾官右拾遗，为唐代诗歌革新的先驱。

(2)沈约，字休文，南朝梁文学家。作诗注重声律，创“四声八病”之说。

(3)“尝”，北大本原空一字，据国图本补。

(4)此下原有双行小字注云：“‘太瘦生’，唐人语也。至今犹以‘生’为语助，如‘作么生’、‘何似生’之类是也。”

3.白常出入宫中⁽¹⁾,恩礼殊厚。竟以疏纵乞归。上亦以非廊庙器,优诏罢遣之。后以不羁流落江外;又以永王招礼累,谪于夜郎。及放还,卒于宣城。杜所赠二十韵⁽²⁾,备叙其事。读其文,尽得其故迹。杜逢禄山之难,流离陇蜀,毕陈于诗,推见至隐,殆无遗事,故当时号为“诗史”⁽³⁾。

校注

(1)“白”,《本事诗》原无。

(2)“所”,北大本作“甫”,据国图本改。“二十韵”,即指《寄李十二白二十韵》诗。

(3)“为”,北大本无,据国图本补。

郑处诲《明皇杂录》四事⁽¹⁾

4.上每赐宴酺,则御勤政楼,教坊为角抵戏、斗鸡。宫人数百,饰以珠翠,衣以锦绣,自帟中击雷鼓,为《破阵乐》。又令教舞马四百蹄,分为左右部,目之为某家骄,其曲谓之《倾杯乐》者数十曲,奋首鼓尾,纵横应节。又施三层板床,乘马于上。扑转如飞,命壮士举焉⁽²⁾,舞于榻上。杜诗云:“斗鸡初赐锦,舞马既登床。”此也⁽³⁾。

校注

(1)郑处诲,字延美,唐文宗时人。所撰《明皇杂录》,二卷,别录一卷,因所记多为唐玄宗轶事,故名。

(2)“焉”,北大本作“马”,据国图本改。

(3)此条引文与《明皇杂录》原文有出入,盖以二则删并。末“杜诗”云云,则为原文所无,当为方深道所增。所引杜诗系《斗鸡》诗句,见仇兆鳌《杜诗详注》卷十七。下注杜诗出处,皆据仇注,不另注出,只标诗题、卷

数。

5. 乐工李龟年,流落江南,每遇良辰胜赏,为人歌数阕,座客闻之,莫不掩泣罢酒。杜甫尝赠诗曰:“岐王宅里寻常见⁽¹⁾,崔九堂前几度闻。正是江南好风景,落花时节又逢君。”崔,即殿中监涤,中书令湜之弟也⁽²⁾。

校注

(1)“岐”,国图本作“歧”。“王”,北大本误作“黄”,据国图本改。杜诗为《江南逢李龟年》,卷二十三。

(2)此条见《明皇杂录》卷下,文字稍异。

6. 上御勤政楼,大张声乐,罗列百妓。时有公孙大娘善舞,能为《邻里曲》,及裴将军能为《满堂势》、《西河剑器》、《浑脱》,遗妍妙绝于时⁽¹⁾。杜诗有《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》⁽²⁾。

校注

(1)此条除开头五句见《明皇杂录》卷上外,其余文字均不见今传各本。《钱注杜诗》卷七《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》注引《明皇杂录》云:“有公孙大娘者,善舞剑,能为《邻里曲》及《裴将军满堂势》、《西河剑器》、《浑脱》,遗妍妙皆冠绝于时也。”《杜诗详注》卷二十则引作:“时公孙大娘能为《邻里曲》及《裴将军满堂势》、《西河剑器》、《浑脱》舞,妍妙皆冠绝于时。”而欧阳予倩主编《唐代舞蹈》则引作:“时有公孙大娘者,善舞剑,能为邻里曲、裴将军满堂势、西河剑器浑脱。”文字各有不同。

(2)此句当为方深道所加。

7. 天宝中⁽¹⁾,兴庆池小龙常游于宫垣南沟水中,蜿蜒奇状,靡不瞻睹。杜诗云:“龙喜出平池。”⁽²⁾

校注

(1)此条不见今传本《明皇杂录》,而见李德裕《次柳氏旧闻》(亦名《明

皇十七事》)。“杜诗”云云以下,当系方深道所加。

(2)《宿昔》,卷十七。

郑棨《传信记》一事⁽¹⁾

8.上于东都起五王宅,于上都制花萼楼,盖与诸王为会集宴乐之地⁽²⁾。上与诸王靡日不会聚。杜诗云:“花萼罢登临。”⁽³⁾盖是时,明皇亦厌世矣。

校注

(1)唐郑棨(一作縈)撰《开天传信记》,一卷,记开元、天宝间事凡三十二条。此条与原文稍异。“杜诗”云云以下,当为方深道所增。

(2)“与”,国图本作“为”。盖因同音假借而通用。

(3)《骊山》,卷十七。

刘禹锡《嘉话》三事⁽¹⁾

9.为诗用僻字⁽²⁾,须有来处,尝讶杜员外“巨颡拆老拳”⁽³⁾,疑“老拳”无据。及览《石勒传》“卿既遭孤老拳,孤亦饱卿毒手”⁽⁴⁾,岂虚言哉!后辈业诗,即须有据,不可学常人率焉而道也。

校注

(1)《刘宾客嘉话录》,唐韦绚撰,一卷。据绚自序,为任江陵少尹时,追述长庆间在白帝城所闻于刘禹锡者。禹锡曾官太子宾客,故以名书。今传本《嘉话录》已非原本,舛讹讹误甚多。唐兰先生《〈刘宾客嘉话录〉的校辑与辨伪》一文(载《文史》第四辑)考订甚详,可资参看。

(2)此条与《嘉话录》原文有出入。亦见宋王谠《唐语林》卷二、阮阅《诗话总龟》前集卷五,但两书只云系刘禹锡语。

(3)“尝”,二本均作“常”,据《唐语林》改。“巨颡”句出杜甫《义鹘行》,

卷六。

(4)语出《晋书·载记第五·石勒传下》，原文为“孤往日厌卿老拳，卿亦饱孤毒手”。

10.“茱萸”二字⁽¹⁾，经三诗人皆已道，亦有能否焉。杜公言：“醉把茱萸仔细看”⁽²⁾；王右丞：“遍插茱萸少一人”⁽³⁾；朱倣：“学他年少插茱萸”⁽⁴⁾。杜公为最优也。

校注

(1)此条传本《嘉话录》未载，亦见《诗话总龟》前集卷五、洪迈《容斋随笔》卷四，文字稍异。

(2)《九日蓝田崔氏庄》，卷六。“醉”，国图本作“更”。

(3)王维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，《全唐诗》卷一百二十八。维曾官尚书右丞。

(4)《九日与杨凝崔淑期登江上山会有故不得往因赠之》，《全唐诗》卷三百十五。“朱倣”，《全唐诗》作“朱放”。放，唐襄州人，字长通，有诗一卷。

11.禹锡尝言⁽¹⁾：白乐天苦好予《秋水咏》曰⁽²⁾：“东屯沧海阔，南壤洞庭宽。”⁽³⁾又《石头城下作》：“山围故国周遭在，潮打空城寂寞回。”⁽⁴⁾自知不及韦苏州“春潮带雨晚来急，野渡无人舟自横”⁽⁵⁾。又少陵过洞庭诗落句曰：“春去春来洞庭阔，白蘋愁杀白头翁。”⁽⁶⁾鄙夫之言，有愧杜公也。

校注

(1)此条亦不见传本《嘉话录》，但唐范摅《云溪友议》卷中《中山海》条、《诗话总龟》前集卷五皆载此事，文字稍异。

(2)白居易，字乐天，晚号香山居士，与刘禹锡唱和甚多，世称“刘白”。

(3)“壤”，二本均作“让”，据《云溪友议》改。